



季漢內傳卷十二

蔣費董姜傳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昭烈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

施意甚惡之呼問古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昭烈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旣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皇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

上明察曰
深得人情

又曰尤人
所難能

東西犄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
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
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
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
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
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
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告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
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憤
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

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
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為
昔諸葛丞相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
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
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
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
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
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
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

持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爲綬武將軍。漢城護軍。魏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成都旣失。斌詣會於涪。會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

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曹
爽來襲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
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
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
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郢音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
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
蜀會昭烈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
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

孫鑠曰一
得意度可
柳

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一
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
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
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
今而後吾意了矣昭烈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
庶子後皇帝嗣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
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
是眾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
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

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西朝。恐不能數來也。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待蔣琬爲尚書令。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繁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後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毀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

從鑄曰頗
色故

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
 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
 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
 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
 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
 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讓州職，禕復領
 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雅性
 謙素，家不積財，兒
 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
 不從車騎，無異凡人也。十一年，出仕漢中，自琬及禕
 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

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
 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
 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
 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
 公主。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昭烈立太子允，
 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皇帝嗣位，遷黃門侍郎，丞相
 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帝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
 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

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
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責
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
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

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爲

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帝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
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
益終執不聽帝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

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
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帝漸長大愛宦人黃
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
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
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晏
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
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
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
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

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

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

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不能即答恢曰可速言延儀之不協

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

患是猶防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

遷巴郡太守

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

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

州郡為從事以父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

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王師垂

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

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

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

李漢內傳

卷十二

九

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
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
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未南季常諸人
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
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
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
主上

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請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
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

不在當歸也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

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

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旣遷大司馬以維爲司
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
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
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
與魏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
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
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羗胡
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
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費禕謂維曰吾

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微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於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巴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諸葛誕起兵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顛，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

右皆軍於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
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敗乃
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帝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
諸圍以御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
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
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
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
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
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
之日然後諸城竝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
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
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
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
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
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
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

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啟後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憾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帝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耳

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鬪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

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破諸葛瞻於綿竹帝遂降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帝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虛實尋被帝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

士咸怒拔刀斫石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竒之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士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峩嶺之巔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漢祚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

妻子皆被害郭頌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維昔所俱至成都梁

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沒

季漢內傳卷十三

季漢內傳卷十三

許劉杜譙黃羅夏侯傳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

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邵為郡功曹排擯靖不

得齒叙以馬磨自給。穎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

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

漢陽周忠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

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穎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

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

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留孔佃為豫州刺史
 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
 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
 恚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
 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
 叱恚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佃合規靖
 懼誅奔佃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
 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
 其道佃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
 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

經紀振瞻出于仁厚孫策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
 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
 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
 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
 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
 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
 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
 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
 不許靖與曹操書深自陳附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

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岑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十七年帝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昭烈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昭烈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踐祚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歿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茅坤曰已兆晉人風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少知名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

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昭烈初在荊州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學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表卒曹操攻荊州昭烈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詣操及操敗于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階辭不如巴遂遣巴行巴謂操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操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會昭烈略有三郡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

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昭烈深以爲恨巴復入交趾更姓爲張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州牧劉璋璋延訪之旣而璋遣法正迎昭烈巴諫曰劉豫州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旣入巴復諫曰若使豫州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昭烈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昭烈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尋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

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後吳張昭嘗對孫權論
巴福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
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初攻劉璋，昭
烈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
士衆皆捨于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昭烈甚
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買令吏爲官
市。昭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昭
烈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
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
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昭烈踐祚，昭告于皇天上帝，
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
卒後，魏陳羣與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
甚敬重焉。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
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昭烈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
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
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
之，旣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

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
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
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
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
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
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
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
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
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
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
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
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嶷字榮始治尚書
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

茅坤曰插
隱德有曲
致

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
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
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
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
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

周為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
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

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

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

從事總州之學者後帝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

後帝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

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

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

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

情恣欲息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

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

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

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

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

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緘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疆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卽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太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奏脩先帝所施

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徙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於時
 軍旅數出百姓凋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
 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
 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
 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鄧艾克江
 由長驅而前而王都本謂賊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
 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帝
 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漢之與吳本為和國
 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
 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
 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
 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
 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
 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
 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
 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
 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
 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

孫鑿曰陋
 論可鄙

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帝猶疑於入南周復上疏於是遂從周策時司馬昭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後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昭果卒晉室與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數年卒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周三子熙賢同入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史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昭烈出權爲廣漢長及昭烈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始詣降昭烈假權偏將軍及曹操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

也於是昭烈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操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昭烈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踐阼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難退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帝自在江南及吳將陸遜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帝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自收權妻子帝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曹丕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漢主殊遇降吳不可還漢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不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或傳云權妻子被誅權知其虛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帝崩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丕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成都有卿輩

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後卒于魏。子崇，留成都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殺。

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帝立太子，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志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爲領軍。後帝拜憲爲宇副貳。魏之來寇，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帝委質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帝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漢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

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漢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叅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魏將陳騫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司馬昭遣吳烈救憲抗等引退憲降魏終於晉

夏侯霸字仲權父淵及漢中霸常切齒欲有報漢意曹丕時爲偏將軍子午之役召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漢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曹芳時代夏侯儒爲護軍統屬夏侯玄玄於霸爲從子而玄於曹爽爲外弟及司馬懿族曹爽遂召玄玄東還霸聞曹爽被害而玄又徵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旣內恐又霸先與郭淮不和而淮代玄霸尤不安故遂來奔南趣陰平失道入

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朝廷聞之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爲妻產息女爲後帝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來奔後帝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霸初來時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旣得彼政當復有用兵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使得志終爲東西二方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竟如其言。

季漢內傳卷十四

霍黃呂李馬王張傳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

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眾表卒峻率眾歸

昭烈昭烈以峻為中郎將昭烈自葭萌南還襲劉璋

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

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

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

存首昭烈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童郡以峻為梓童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昭列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爵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帝末年為太子舍人後帝嗣位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帝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庾隆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漢亡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附魏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帝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上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歸未

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帝東遷之間，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司馬昭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雋太守。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昭烈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昭烈義之不彊，偏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

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呂凱字季平，未昌不韋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

閻等聞帝崩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閻書六
紙解喻利害閻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
也其桀慢如此閻又降於吳吳遙署閻爲永昌太守
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朝廷隔絕而郡
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閻
閻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將喪亂奸雄
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
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
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
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
事隕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於江浦何足可
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
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
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
軍先君雍侯造然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
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
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

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恩威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闡旣發。在道而闡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闡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昭烈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昭烈。遇於緜竹。昭烈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旣定。昭烈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

司執送昭烈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康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帝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康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帝崩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急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對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

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於綿竹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帝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闔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帝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

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庾隆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

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
大將軍費禕北禦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
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
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竝立是以蠻
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
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閭宇宿有功
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
王隨杜護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操征漢中因降

張榜曰善
于形容

昭烈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叅軍馬謖先鋒
謖舍水上山舉措繁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
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
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逆
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
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叅軍統五部兼當
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
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
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

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叅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儘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

不坤曰晉
不勒絕似

句音構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

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精義乃巴郡南充國人也出自孤微而少有通

壯之節弱冠為縣功曹昭烈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

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

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當

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

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

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難以戰禽乃詐以和親克

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

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

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舉

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

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

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

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

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

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

唐順之曰
三子固自
豪覺嶷更
復耳

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未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者帥得命卽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邑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爲督庾降討胄嶷復屬焉戰鬪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與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疑平之日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雋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

注明際曰
反用之即
醫家從治
法

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
內侯蘇邠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
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
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
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
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
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郭宇頽壞更築
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
致力定作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
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
之到定作定作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
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捷
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
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
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
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
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齋酒勞賜又令離姊
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旣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

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
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
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
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
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
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帝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
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
大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是率師來歙也仗節咸見害於
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
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吳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
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
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
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
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
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平下人又今以聿沒之
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
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
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

西書具見
明敏

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濶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此言有識之士以

為美 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

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嶷風

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 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涕流

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

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駕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張飛不與共謀... 立嗣四... 平... 昭烈... 益州... 漢... 昭烈... 益州... 漢... 昭烈... 益州... 漢...

季漢內傳卷十五

劉封彭美劉琰廖立李嚴楊儀魏延陳祗黃皓傳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之甥也昭烈至荆

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昭烈入蜀自葭萌還攻

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

葛亮張飛等溯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

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

千人使迎昭烈昭烈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

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

北攻房陵斬其太守蒯祺將進攻上庸昭烈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負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昭烈憾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昭烈率所領降魏魏主丕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夏侯尚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封旣至昭烈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昭烈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憾不用孟子度之言昭烈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昭烈叔父敬改之

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爲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美字末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剪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綿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澹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美在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美爲徒隸會昭烈入蜀溯流北行美欲納說昭烈乃往見龐統統與美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美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美坐美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畱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美遂並致之昭烈昭烈亦以爲奇數令美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

茅坤曰卑
寫落拓不
羈之態

加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拔美爲治中。從事。美起
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
葛亮雖外接待美。而內不能善。屢密言昭烈。美心大
志廣難可保安。昭烈旣敬信亮。加察美行事。意以稍
疎。左遷美爲江陽太守。美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
馬超。超問美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
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美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爲其外。
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
美言大驚。默然不荅。美退。具表美辭。於是收美付有
司。美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
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闡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
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
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士元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
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
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
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
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

孫鑛曰亦有原委

厚。誰復過此。美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芻咽喉。愚夫不為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未縱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美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昭烈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昭烈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皇帝立。封都鄉

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戕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矢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帝有私呼卒伍百搗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廖音理

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爲

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昭烈入蜀諸葛亮鎮

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
亮荅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
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也自歸昭烈
昭烈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
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
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
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諱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
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
而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
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
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
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
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
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
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培克使
百姓疲弊以至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
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

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
 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
 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
 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
 真僞邪於是廢立爲民徙汝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
 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袵矣後監軍
 姜維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

漢初以南陽郡屬豫州其少後遂以南陽郡屬荊州

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操

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

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昭烈於綿竹嚴

率衆降昭烈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

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郫音合

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昭烈在漢中嚴不更發

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

悉復民籍又越雋移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

起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帝

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帝疾病嚴與諸葛亮

竝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
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
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
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
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
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八
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
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
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
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
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
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
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
表帝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
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
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
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
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

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
 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
 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
 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
 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
 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
 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十二年
 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與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
 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

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
 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
 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
 討賊未效知已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
 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
 况於九邪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
 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耻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
 導人為姦俠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
 聞軍臨至西向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
 參軍孤忠勸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
 和可以克捷不可苞舍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
 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
 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繼
 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
 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
 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
 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
 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

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
 虜將軍臣上官離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
 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麴習行參
 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
 軍級戎都尉臣盛勃領戎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
 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授符策削其爵土
 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
 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
 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
 圖中垂垂肯楚卿屢紕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
 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
 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庶方之氣類
 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
 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
 歎涕泣而已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羣主

簿去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
 詣昭烈昭烈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
 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昭烈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
 昭烈踐阼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
 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
 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
 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
 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
 常憾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

明際曰
 明此等
 下為鬼神

屯谷口亮卒於軍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
 勲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
 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
 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
 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帝尚書琬為為尚書郎
 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
 年官先琬性他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
 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師
 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憾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
 者丞相亡歿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
 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
 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
 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曰儀兄慮字威方
 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昭烈入蜀數有戰
 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
 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昭烈
 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

唐順之曰
 拜爵事類
 韓淮陰

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昭烈稱善衆咸壯其言昭烈踐阼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將費瑤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魏將夏侯楙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常以亮爲怯歎憾已才用之不盡延旣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

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亾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大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

禦延平叱延先登日公在身在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

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

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太三族初蔣琬率宿

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

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

同異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畧曰諸葛亮

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

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

而殺之陳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

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

數術費禕甚異之代董允爲侍中呂乂卒又以侍中

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

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闔豎深見信

愛權重於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景耀元

年祗死後帝痛惜發言流涕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

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

據魏略
則延全
罪矣

季漢內傳 卷十五 十四

禦延平叱延先登日公在身在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

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

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太三族初蔣琬率宿

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

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

同異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畧曰諸葛亮

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

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

戰軍走追而殺之

陳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

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

數術費禕甚異之代董允爲侍中呂乂卒又以侍中

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

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闔豎深見信

愛權重於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景耀元

年祗死後帝痛惜發言流涕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

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

據魏略則延全無罪矣

侍奉車都尉操弄國柄終至覆國及鄧艾至成都聞
皓奸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

季漢內傳卷十五終

季漢內傳卷十六

秦簡伊張孟許來尹李郤周杜傳

秦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
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安曰昔百里蹇
叔以蓄艾而定策甘羅子竒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
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
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
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
危撫亂脩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

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

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

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

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

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

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

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

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

陳所見益部耆舊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

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

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

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

宜處弼凝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

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五年卒門人慕

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日記人

之善忘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

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宜一

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

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

專明之曰
并語揚勵

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
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爲
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
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
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
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
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
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
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
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
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
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
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
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
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
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
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
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

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
 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
 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
 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
 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
 漸防萌預有所抑是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
 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
 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
 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
 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
 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
 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

劉曰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裴松之云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 目錄餘者 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 所謂七篇

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
 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盡哉天性自然也蓋
 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

李漢內傳卷十六

以僕之愚猶耻華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昭烈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卽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於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昭烈

孫鑄曰陳說典雅

徐涓曰名
容皆敏妙
未史出奇

踐阼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
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
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
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
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
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
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
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
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
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
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
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
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
響應聲而出。溫乃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
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
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
周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
不載。

徐渭曰如
此簡趣小
傳不多得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昭烈有舊隨從周旋昭烈
至荆州雍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
來使命昭烈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昭烈圍成
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昭烈
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昭烈坐
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
擅一榻頂枕臥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
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
昭烈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昭烈曰彼人欲行淫何
以不縛昭烈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
釀者同昭烈大笑而原有釀具者雍之滑稽皆此類
也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昭烈
之至荆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昭烈南渡江從
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
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
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
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如此權甚異之後遷

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靖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鍾元常之等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昭烈昭烈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昭烈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

茅坤曰語
影証

守正昂者率雍閩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閩遂趨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帝崩丞相亮遣鄧芝使吳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閩里也將

茅坤曰巧
答可入世
說

孫贛曰詞
命近左

李漢內傳 卷十六

唐順之曰
是經國要
法

徐渭曰道
眼起舌

茅坤曰開
卷有益當
長此等書

何以報我。喬對曰。喬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
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
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喬之色。喬出閣。深悔不
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喬已入永安
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成都。丞相亮以為參軍
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喬以射聲

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
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

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
路。喬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
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

啁流連。皆此類也。少與捷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
未數歲。喬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
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
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

年卒。子翬。嗣。翬音忙歷三郡守。監軍。翬弟郁。太子中

庶子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太尉孟郁之族。靈帝末。為

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

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

說說謹昨袁反昨音祖格反昭烈定益州拜為議

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帝嗣位為符節令屯騎校

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眾中

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

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

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

非常之恩以廣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

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

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

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

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世所嫌

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

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後進文士秘書郎

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

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

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曾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也智意為先，是智意雖有自然，成的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採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

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昭烈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

尋楚捷以相震撫。撫虛 婉反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昭烈

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傲其訟

闖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

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帝世稍遷。至大長秋

卒。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好學。下

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後為司空。靈帝末大亂。敏

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

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成都。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

善左氏春秋。尤精於蒼雅訓詁。好是正。字昭烈。定

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帝嗣位。

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

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

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

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

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合容

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

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

酒。違議者之審見。昔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

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亮

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

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

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於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
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
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
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
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
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
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
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
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
按本昭烈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
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太子後太子嗣位拜諫議大
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
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
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
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筭術卜
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

季漢內傳 卷一 六
令史延熙元年後帝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僕射轉
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
之默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
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
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
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
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郗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未爲益州
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郡

揖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
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
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今
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傅張蔡
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
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
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
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
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辭多

江明際口
如此正難

不載景耀六年後帝從譙周之計遣使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帝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漢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帝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後卒於晉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卽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爲師友從事昭烈定蜀署儒林校尉昭烈欲與曹操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字南和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諫昭烈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昭烈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

徐涿曰土音以涿相

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
 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
 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
 白其言初昭烈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
 人饒鬚昭烈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
 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
 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
 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昭
 烈無鬚故裕以此及之昭烈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
 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
 其罪昭烈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
 氏之篡昭烈之崩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
 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
 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
 術劉璋時辟為從事昭烈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
 從事後帝嗣位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
 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

省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

解
 以為當塗高
 係中山也

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

本傳曰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帝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巴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與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漢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季漢內傳卷十七

鄧張宗廖王常衛楊鄧費王何吳陳輔劉衛韓張殷
習王李馬李李龔王馮張程糜士郝潘傳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建安初入
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
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
龐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昭烈
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
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帝崩於永安先是孫權請和於

注明際曰
開口便伶
例
又曰權語
亦勝

季坤曰酷
似戰國口
旁

帝累遣宋瑋費禕等相與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
 聞帝崩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
 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
 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
 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表
 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漢也權乃見之
 語芝曰孤誠願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偏
 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東西二國
 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孔明亦一時之傑也
 西有重險之固東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
 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
 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
 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必順流見可而進如
 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
 是也遂自絕魏脩好於帝遣張溫來聘復令芝重往
 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
 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
 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

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掞、左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丞相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

卽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

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十四年卒，芝為大將，乃歎息投弩水中，自和當死。

軍二十一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

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昭烈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萊降都督，綏南中

綠清曰物類最易令人墮斷

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熈元年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延爭以爲國敝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將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率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鍾會於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
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
慮魏或承衰來侵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
二欲以事分割也朝廷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
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
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
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
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
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
鄧芝自江州還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
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
屈後復東使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
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
大珠一斛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
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
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
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

茅坤曰猶
介而達

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

羽敗屬吳思歸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

晝夜西行會帝東征過於秭歸帝大悅以化為宜都

太守帝崩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

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

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之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

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

賦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

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綬

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

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

出馬牛羊羶毼及義穀禪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

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

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眾所愛信嗣

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
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

唐順之日
極類貫高

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

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

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

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

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鄴長年五十

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

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遊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

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

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

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

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

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

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

都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

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

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

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庖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情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見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庖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卒。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冠以昭烈皇帝而後列諸輔臣。諸葛丞相等五十四人。敘云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於

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
 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
 人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
 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
 師庸漢則元寇歛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
 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
 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
 國合從者當時儁又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
 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於後聽其辭曰皇
 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
 起龍驤始於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
 巴誇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
 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與昭烈
 帝皇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
 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
 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
 國憾於未夷諸葛丞相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
 音鏘鏘許司徒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

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於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

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

國關雲長張益德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

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及德

託鳳攀龍馬孟起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於主是訓

是詔暫思經筭觀事知機法孝直軍師美至雅氣曄曄

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龐士元將軍

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於時之幹黃漢升掌軍清節

允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董幼宰安遠強志允休

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山登子

揚威才幹欻欻文武當官理任循循辯舉圖值財施

有義有敘費賓伯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

世規軍資所恃是辦是禪王文儀尚書清尚勅行整身

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劉子初安漢

雍容或昏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糜子仲少府脩慎

鴻臚明真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

危墜吳子遠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

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於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

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

國關雲長張益德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

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及德

託鳳攀龍馬孟起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於主是訓

是詔暫思經筭觀事知機法孝直軍師美至雅氣曄曄

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龐士元將軍

敦壯推鋒登難立功立事於時之幹黃漢升掌軍清節

允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董幼宰安遠強志允休

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鄧孔

揚威才幹歛歔文武當官理任循循辯舉圖值財施

有義有敘費賓伯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

世規軍資所恃是辦是禪王文儀尚書清尚勅行整身

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劉子初安漢

雍容或昏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糜子仲少府脩慎

鴻臚明真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

危墜吳子遠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

廣遷蠻濮國用用強李德昂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

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張君鎮北敏思

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未命不祥

哀悲本志放流殊疆黃公衡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於

內外念公忘私楊季休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

猛將之列趙子雲陳叔至鎮南粗強監軍尚篤並豫戎任任

自封裔輔元弼劉南和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

有光秦子勅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

斥逐當時任業以喪李正方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衛

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

厥性魏文長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

舍順入凶大易之云楊威公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

言規處仁聞計孔休文祥或才或臧播播述志楚之

蘭芳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國山休風永南耽思盛

衡承伯言藏言時孫德果銳偉南篤常德緒義強志

壯氣剛濟濟脩志蜀之芬香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

龔德緒王義疆休元輕寇損時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患

生一人至於弘大馮休元張文進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

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君程季然公弘後生

卓爾竒精天命二十悼憾未呈程公弘古之奔臣禮有

來偏怨與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城奔北自絕

於人作笑二國糜芳士仁 郝普潘濬

鄧方字孔山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蜀

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

安遠將軍庾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

費觀字賓伯江夏鄆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又以女

妻觀建安十八年觀叅李嚴軍拒昭烈於綿竹與嚴

俱降昭烈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

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

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

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

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

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昭烈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

昭烈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

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

賴恭為太常恭子宏為丞相西曹令史隨丞相亮於

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

曰令史失賴宏掾屬喪楊顥為朝中損益多矣顥亦

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

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

乎其見重如此

襄陽記曰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漢為巴郡太守丞相亮主簿亮嘗

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

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

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

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

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

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

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

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顥死亮垂泣三日

何宗字彥英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

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昭烈

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昭烈即

尊號踐阼之後遷大鴻臚建興中卒子雙字漢偶滑

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

吳壹字子遠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

張榜曰喻
雖質俚甚
切情事

李漢內傳 卷十七
十三
將將兵拒昭烈於涪詣降昭烈定益州以壹爲護軍
討逆將軍納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爲關中都督建
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
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
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
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
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昭烈時爲領軍後帝世稍
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陳到字叔至汝南人也自豫州隨昭烈名位常亞趙
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
亭侯

輔匡字元弼襄陽人也隨昭烈入蜀益州既定爲巴
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劉邕字南和義陽人也隨昭烈入蜀益州既定爲江
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
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至尚書

衛文經韓士元皆失其名實

張存字處仁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南

攻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昭

烈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昭

烈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

殷觀字孔休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昭烈本紀失

其郡縣

習禎字文祥襄陽人也隨昭烈入蜀歷雒郫令廣南

漢太守子忠官至尚書郎

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

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秘書

王甫字國山廣漢郫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

書佐昭烈定蜀後爲綿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

帝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

選郎

李邵字永南廣漢郫人也昭烈定蜀後爲州書佐部

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

治中從事是歲卒

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昭烈領牧爲從事正

旦命行酒得進見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

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

甚爲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

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亮爲請得免久之爲

健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

謾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

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皇
 帝素服發喪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
 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
 威故姦萌生亮身以杖強兵取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
 常危之今亮隕沒蓋宗族得全西戎
 靜息大小為慶後帝怒下獄誅之

馬勲字盛衡馬齊字承伯皆巴西閬中人也勲劉璋

時為州書佐昭烈定蜀辟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

從事齊為太常張飛功曹飛貢之昭烈為尚書郎建

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常復為飛參軍亮卒為

尚書勲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伯

伯字子緒閬中人昭烈定益州復為功曹書佐建興

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

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

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

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

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

李福字孫德梓童涪人也昭烈定益州後用為書佐

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

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

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將軍領司馬卒

益部耆舊雜記曰諸

葛亮於武功病篤後帝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弥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驥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

廣漢太守
李朝字偉南末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

駕從事隨帝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

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昭烈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龔祿字德緒巴西安漢人也昭烈定益州為郡從事

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

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

王士字義強廣漢郫人國山從兄也從昭烈入蜀後

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犍

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

害

馮習字休元南都人隨昭烈入蜀及帝東征吳習為

領軍統諸軍敗於猊亭

張南字文進亦自荊州隨昭烈入蜀領兵從帝征吳

季漢內傳 卷十一

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帝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

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賈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爲已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帝征吳值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中未曾爲敵走况從天子而

見危哉。追人逐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南郡太守。

傅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

郝普字子太，義陽人。昭烈自荊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昭烈入蜀，以爲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季漢世家卷一

魏世家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桓帝

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其所養子嵩嗣

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操操少機警有

權數而任俠放蕩飛鷹走狗不治行業其叔父數言

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口叔父

張榜曰操
生平論說
正多此特
著其少便

歛謝 陞撰

錢塘褚光舉教

怪而問其故。操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願以妻子為託。然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操乃造子

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

孫盛異同雜語云：曹公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

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

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公大笑。

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從妹夫灑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操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賦污狼籍。於是

奏免其人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初城陽景

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

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買人或假二千石輿服

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生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

絕者操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久之

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嘗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

外城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

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

帝立合肥侯以告操操拒之芬等果敗金城邊章韓

遂殺刺史郡守以叛眾十餘萬天下騷動徵操為典

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

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

后操聞而笑之曰闡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

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

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

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孝

獻皇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

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

徐渭曰孟德上馬橫梨下馬賦詩志尚盡此

夢坪曰與
桓大流芳
始真二語
機德正同

人成臯呂伯奢伯奢不在。五子皆備賓主禮。操聞其
食器聲以爲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
無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
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
陳畱。陳畱孝廉衛茲以家財資操。遂合兵衆有五千。
人起於已。吾將以誅卓。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
關東諸郡亦舉兵討卓。衆各數萬。推渤海太守袁紹
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徙帝都長安。自畱
屯洛陽。遂焚宮室。紹等聞卓兵彊。莫敢先進。操曰。舉
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
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
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
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亾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
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陳畱太守張邈等遣將
衛茲分兵隨操。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
士卒死傷甚多。操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
以馬與操。得夜遁去。及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
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軍聽吾計。

張榜曰形勢語得典古地部筆致秀勁

李漢世家 卷一
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城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執。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操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楊州募兵。刺史陳溫。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夜燒操帳。操手劒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袁紹與冀州牧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操拒之。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亾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操坐中。舉向其肘。操笑而惡之。二年。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太守王肱不能禦。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三年。操屯頓丘。毒等攻東武陽。操乃引兵西入。

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操曰孫贖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要擊睢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兗州刺史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岱。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岱旣歿。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歿。僅而破之。搆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四年操屯鄆城。荊州牧劉表斷後將軍袁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畱。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操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

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决渠水

灌城術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操還定陶徐州牧陶

謙與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取泰山華費略任城操

以謙殺父之恨引兵擊謙下十餘城謙固守不出郭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曹公令泰山太守應邵送家

請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

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公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

先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出嵩逃於廁與妾俱被害闔

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與平元年操使荀彧程昱

後公定冀州劭時已死守鄆城復攻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郟謙

將曹豹與昭烈屯郟東要操操擊破之遂攻拔襄賁

所過多所殘戮曹瞞傳云京師得董卓之亂人民流

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曹操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

操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夏丘諸縣皆屠之

鷄犬亦盡墟會張邈等與陳宮迎呂布郡縣皆應荀

邑無復行人或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操乃引軍還布到

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

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

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

為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布先以

騎犯青州兵操陣亂馳布騎得操而不知是問曰曹

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操突火而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未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兵民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操還鄆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是時袁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操從之。二年，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操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旣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昭烈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操圍雍丘，冬，操自

領兗州牧雍丘潰超自殺操滅邈三族邈詣袁術請
 救為其眾所殺操東略陳地建安元年操軍臨武平
 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操將迎帝諸將或疑荀彧程
 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
 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
 何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長沙太守孫堅操
 進軍擊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操自行建德
 將軍復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操至洛陽觀帝遂自
 假節鉞錄尚書事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
 勸操徙帝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操自為大將軍封
 武平侯以袁紹為太尉紹耻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
 固辭以大將軍讓紹自領司空行車騎將軍用棗祗
 韓浩等議興屯田呂布襲昭烈取下邳昭烈奔操程
 昱說操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
 不如蚤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
 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
 眾二年操到宛張繡既降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
 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俱被殺

王沈魏書曰
公所乘馬名

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也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免而昂遇害操乃引

兵還舞陰繡將來釵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

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

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術

侵陳操攻之術聞操自來棄軍走畱其將橋蕤李豐

梁綱樂就操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操還許

操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操遣曹

洪擊之累敗退屯葉數為繡表所逼操乃至宛攻破

表將鄧濟於湖陽生擒濟復攻武陰下之三年操還

許自置軍師祭酒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

軍後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詰操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操乃

解繡圍操將引還繡兵來操軍不得進與荀彧書策繡

必可破也及到安眾繡與表合兵守險操兵前後受

敵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繡謂操

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操還

許荀彧問操前以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

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使高

順攻昭烈操遣夏侯惇救之不利昭烈為順所敗操

東攻布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援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操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擒布宮皆殺之太山藏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昭烈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操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初操爲兗州以東平臯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旣出遂亾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操曰夫人^{是也}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四年操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操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畱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射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操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操舉种季廉

兗州叛。操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種走，操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種，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人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張繡率衆降，操進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操使昭烈朱靈要之。程昱郭嘉言於操曰：劉備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誅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操遣劉岱王忠擊之，兵敗。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五年春，董承等謀泄，被害。操將自東擊昭烈，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

亦勸操遂東擊破昭烈。昭烈歸紹，失其妻子。昭烈將關羽屯下邳，操復攻之。羽被執，操還官渡，紹不出。乃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怖，急來逆戰。關羽爲操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將兵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每戰，悉禽紹軍，大震。操還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得歸，昭烈紹連營，稍前依沙

塹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合戰。率敗。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操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紹運穀車數千乘至。操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之。盡

燒其車。操與紹相拒連月。衆少糧盡。士卒疲乏。操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奔操。因說操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操。操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陣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紹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敵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之。斬瓊等。

曹瞞傳曰。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

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敗也。操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以行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拖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睦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敵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但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操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操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鑿于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紹初聞操

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

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降

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

重、圖書、珍寶，虜其眾。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

書，乃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况眾人乎？皆焚

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六年，操擊破紹軍於倉

亭，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操還許紹之，未破

也。使昭烈略汝南，汝南人共都應之。操遣蔡陽擊都

為都所破，操擊破昭烈，昭烈南歸。劉表都等皆散。本傳

徐渭曰：功載操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咸懷舊漢，成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

高豐沛之
思也

又曰古云
文生于情
沛然

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睵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安知已。懷此無念。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死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盥。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匪謂靈念能詒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非望貴上。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操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五月卒。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操攻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八年。攻其郭。乃出戰。操擊破之。譚尚夜遁。操從鄴還。許留賈信屯黎陽。自南攻劉表軍。西平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請救於操。諸將皆疑。荀攸勸操。操曰。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遂引軍還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率其眾降。九年。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

鄴操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

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雷曹洪攻鄴操自將擊

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

沮音菹鵠沮授子也

又擊拔之

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毀土山地道作圍壘

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歿者過半尚還救鄴諸將皆以

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

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

水爲營夜遣兵劫圍操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

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操不許爲圍益

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

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

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兒子榮夜開所守城東

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斬配鄴定操臨視紹墓哭之

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初

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

據操曰足下意下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

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

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秋操自領冀州牧

讓還兗州操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
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操遺譚書
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
保南皮操入平原略定諸縣十年攻譚破之斬譚誅
其妻子冀州平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
尚奔三郡烏丸蠲等舉其縣降初討譚時民亾椎冰
令不得降頃之亾民有詣門首者操謂曰聽汝則違
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
後竟捕得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
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操征之斬犢等乃渡潞
河救獷平烏丸走出塞操乃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
領并州收操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操討烏
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樂進
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操攻幹幹聞之乃
畱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單于單于不受操圍
壺關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海賊
管承亂操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
初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

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

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人

塞為害操將征之鑿渠自呼池入派水派音名平虜

渠又從洵河口洵音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

二年操自淳于還鄴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

尚亾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攻之

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

策表必不能任昭烈勸操行至無終大水傷海道不

通使田疇為鄉導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

塹山塹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崗涉鮮卑庭東指

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

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操操登

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

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從兵擊之使張遼為

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

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

人與尚熙奔遼東眾尚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

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

唐順之曰
戰功中得
此一轉更
增雄采

禽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操引兵

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九等，傳其首。諸將或

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

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十三年，操還鄴

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又。操自罷三公官置

丞相御史大夫，自為丞相。秋，操南攻劉表，八月，表卒。

其子琮代屯襄陽，昭、烈屯樊城。操到新野，琮遂降。昭

烈奔夏口。操進軍江陵，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

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孫權為昭

烈攻合肥。操自江陵擊昭、烈，至巴丘，遣張熹救合肥。

權聞熹至，乃退。操至赤壁，與昭、烈及吳將周瑜等戰

大敗，奔還。山陽公載記曰：船艦為玄德所引，軍從

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文大風，悉

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還。羸兵為人馬所蹈，籍陷

泥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

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發放火，吾

徒無類矣。玄德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十四年，操至譙

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屯合肥。復還譙。十

五年，作銅爵臺。

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

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

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

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

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與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疆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黃巾三十萬眾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眾遂使術窮凶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執疆盛孤自度執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作前作却以觀世事據有常州孤復

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令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大稱帝幾人稱王或者八見孤疆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付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執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執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恣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姪兄弟過于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

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
 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
 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
 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
 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
 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
 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
 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
 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
 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
 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
 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
 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十六年操自以子丕爲
 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

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操遣鍾繇擊

之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

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暭成宜等叛操遣曹仁擊

之超等屯潼關操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與超等夾關而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度

蒲阪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舡急

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超軍超軍亂取牛馬操

乃得渡曹瞞傳曰操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操

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

將見軍敗不知操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
 操大笑曰今日幾循河爲甬道而南敵退拒渭口操
 爲小賊所困乎

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敵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操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

既罷，超等問遂，操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

日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遂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之曰：「汝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月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

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里陣。庫精光曜，日敵益震懼。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

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騎夾擊，破之。斬成宜、李堪等。

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操曰：

「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

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

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

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

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敵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敵破之後。諸將問其故。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乃自長安北攻楊秋。圍安定。秋降。操還。留夏侯淵屯長安。十七年。操還鄴。自矯帝命。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操使夏侯淵擊平之。自以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于鉅鹿之瘦。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操攻孫權。十八年。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操還鄴。自爲魏公。建魏社稷宗廟。納三女於帝。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自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又置尙書侍中六卿。魏氏

春秋日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

馬超在漢陽復與羌胡合氏王千萬應超屯興國操

使夏侯淵擊之十九年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攻超

殺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人氏王千萬部率

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淵擊破之遂走西平淵與

諸將攻興國屠之操自矯帝命位在諸侯王上改授

金璽赤紱遠遊冠初伏皇后以董承之歿與父完書

辭語嚴正操恚領之至是遣華歆勒兵入宮弒后后

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

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

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

有是邪操遂弒后并二皇子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操至孟津自置旄頭宮殿設鐘簾二十年帝立操中

女為皇后操西攻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氏氏人

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遂出散關至河池氏

王寶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操攻屠之西平金城諸

將麴演蔣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

西州章為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

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歿年七十餘矣

操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還賊見軍退其守備解散操乃密遣解慄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操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孫權圍合肥張遼等擊破之操自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張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昭烈取益州遂有巴中操遣張郃擊之操自南鄭還畱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操還鄴僭耕籍田自進爵爲魏王以女爲公主食湯沐邑以大理鍾繇爲相國復攻孫權至譙二十二年進軍屯江西郝溪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操還畱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操僭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作泮宮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僭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昭烈遣將張飛馬超等屯下辯討操操遣曹洪拒之二十三年太醫令吉本等謀起兵討操燒丞相長史王必營不克被害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亂

操遣子彰擊破之操西攻昭烈至長安宛守將侯音
 等執南陽太守保宛操使曹仁圍之二十四年仁屠宛
 音敗沒夏侯淵與昭烈戰於陽平為昭烈將所殺操
 自長安出斜谷至陽平不得入乃還長安自以夫人
 卞氏為王后是時魏諷謀襲鄴討丕不克被害初曹
 仁攻漢中將關羽於樊城復遣于禁助之羽激漢水
 灌禁軍軍沒獲禁遂圍仁操使徐晃救之操還洛陽
 計激孫權襲羽而自洛陽南攻之未至軍摩陂晃軍
 先至羽解圍退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公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

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公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二十五年正月操還洛陽權襲殺羽傳首至洛操尋卒謚曰武葬高陵年

六十六 世語曰曹公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 曹瞞傳曰操使下蘇越徙

美梨樞之根傷盡出血越自狀操躬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 魏書曰公自統御海內夷群醜

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

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

甄益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虜之內

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翺造大業文武竝施御軍三十餘年

張榜曰亦類孔明

于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
 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
 猛獸。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
 繕制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張華博物志
 曰。漢世安平崔瑗。瑗于寔。弘農張芝。芝弟昶。竝善草
 書。而公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
 郭凱等善圍碁。公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
 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
 邠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燒
 酒。曹瞞傳曰。操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
 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綺。身自佩小鞞。囊以盛手巾。
 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
 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殺膳皆沾
 滲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
 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
 輒對之垂泣。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
 以法制操。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畱邊讓言
 議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操遣使
 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操謂
 曰。跪可解。或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
 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扶麥。以相持。於是操馬勝
 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
 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
 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書
 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卧安。未即寤。及
 自覺。捧殺之。常出兵。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
 者曰。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謂
 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
 首題狗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
 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季漢世家卷二

魏世家

曹丕字子桓曹操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

魏書曰帝之生

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傳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建安十六年為五官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

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

魏略曰公不

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對曰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為操卒嗣位為丞相魏王尊母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丕氏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二月

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

郎各四人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立九品法

置州郡中正三月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尋卒

五月追尊祖太尉嵩曰太王祖母丁氏曰太王后封

子叡為武德侯六月南攻孫權七月孫權遣使通好

漢中將孟達率眾降丕十一月丕篡位改延康為黃

初廢帝為山陽公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之以帝

四子為列侯追尊祖嵩曰太皇帝父操曰武皇帝母

卞氏曰皇太后臣下封爵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

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理

為廷尉太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十二月

如洛陽營宮室

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

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維為洛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

數行弋獵丕大怒陵減死罪一等昭烈皇帝章武元

年丕黃初二年也正月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

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

平郡

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

界郊爲中都之地

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六月殺夫人甄氏於鄴八月孫權遣使通好并遣于禁等還不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十月以故太尉楊彪爲光祿大夫彪辭嘗以先朝爲三公值世遭亂無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不不能奪其意以穀貴罷五

李漢世家 卷二 三
銖錢十一月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築陵
雲臺三年不詣許昌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
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
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二月鄴善龜
茲于蘭王各遣使來通丕因置戍已校尉三月立子
叡爲平原王霖爲河東王并弟彰等十一人皆爲王
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
庶子爲亭伯四月立弟植爲鄆城王五月以荆揚江
表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爲鄆
州閏月帝軍東下伐吳樹柵連營七百餘里丕謂羣
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
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
至矣帝果敗績後七日孫權書到七月冀州大蝗民
饑使尚書杜畿開倉廩以賑之八月漢將軍黃權率
衆降九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
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
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

誅之。立郭氏為后。十月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

曰：禮國君即位為禭。存不忘亾也。禭音扶 歷反昔堯葬穀

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

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

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

不墓祭。欲存亾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

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

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

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

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與璠歛孔子

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

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

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

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

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

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

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亦無不掘

善順之曰

即前代張

廷尉語意

衍得如此

業

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孫權背丕，復郢州爲荊州，丕自許昌攻權，權臨江拒守，十一月丕至，宛是歲穿靈芝池。四年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築南巡臺於宛，三月大司馬曹仁卒。五月有鵲鵠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郡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六月，任城王彰太尉賈詡卒。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八月，以廷尉鍾

繇為太尉

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

日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育命

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

行舞曰論攻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五

大武舞

年正月初命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

妄相告以其罪罪之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

疑事聽斷大政論辯得失八月丕為水軍親循蔡潁

浮淮至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以下皆原

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十一

月冀州饑丕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是歲穿天淵池六

年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

貧者振貸之三月丕詣召陵通討虜渠還許昌并州

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破之丕復為舟師東攻權

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丕遣屯

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擊平之其

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七月立子鑿為東武陽

王尋卒八月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

九月築東巡臺十月詣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

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

引還

魏書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

孫鑛曰簡潔而勁

而功作倍于前勞役兼于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積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十二月自譙過梁遣使以大牢祀故太尉

橋玄七年正月將詣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不

心惡之不入遂還洛陽三月築九華臺五月丕病篤

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

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

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丕尋卒時年四十葬首陽陵

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初丕好文學以著述為務

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

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

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或唯一棺之士唯立德場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

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于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

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為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

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實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

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

孫鑛曰推論得婉折

孫鑛曰偉功

鍾人傑曰風藻古雅東坡引入獵會詩序真千古具眼予坤曰絕似賦語

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頒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願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為帳帷。以為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息。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宥矣。典論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汗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視塵而潰。百姓死。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逢旬日而反。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遂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濺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動。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日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將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道。余顧嘗

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道。余顧嘗

徐渭曰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唐順之曰坐鐵室蔽木戶命名詭異

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授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謂已。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尚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中角時。下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皆葛巾角。徹棊。

曹叡字元仲。曹丕子也。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曹操

異之曰。我基于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

竝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畱意於法理。年十五封武德

侯。黃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

建爲嗣。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養帝。帝以母

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

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爲嗣。故久

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

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可。日陛下已殺其疾。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卽放。後皇帝建興四年。丕黃初七年也。五月丕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丕卒。

茅坤曰。一語後斷

嗣立太赦明年改年爲太和尊下氏曰太皇太后郭

氏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卽位之後羣下

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擘語盡日衆人側聽擘既出問何如擘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

及追謚母甄氏曰文昭皇后立弟蕤爲陽平王八月

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羣議欲發兵救之叡

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

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

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

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十月立子問爲清河王

尋卒吳諸葛瑾張霸等攻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懿

擊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

論功行賞各有差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

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爲大將軍

司徒華歆爲大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鎮軍大將軍陳

羣爲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懿爲驃騎將軍太和元

年正月叡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

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擊斬之三月立

甄夫人寢廟於鄴四月行五銖錢初營宗廟八月焉

者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毛氏為后封后父毛嘉為

列侯新城太守孟達以新城歸帝獻遣驃騎將軍司

馬懿擊之二年春懿攻破新城達被害分新城之上

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漢丞相諸葛亮

來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應之獻遣大將軍曹

真為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拒亮於街亭相

亮敗績四月獻詣長安還洛陽魏略曰是時謬言云

立雍丘王植京師自下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

察顏色下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獻曰天下皆言將

何所救繫囚非殊死以下論西功封爵增邑各有差

五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

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

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九月曹休率諸軍至宛

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大敗休尋卒立子穆為繁陽

王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

朗卒十二月相亮出軍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

拒守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

拔郝昭字伯道太原人為入志雄壯少入軍為部曲

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

夷畏服丞相諸葛亮圍陳倉使昭鄉人斬詳於城外

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

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丞相，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前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澁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救不至。亮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不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成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南而已。

遂以淵領遼東太守三年四月元城王禮卒六月繁

陽王穆卒追尊高祖大長秋騰曰高皇帝夫人吳氏

曰高皇后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

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

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稱

引亾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

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竝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

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

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

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十一月廟始成獻使太常韓暨迎祖考神主於鄴以奉安之十二月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四年二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又詔太傅三公以丕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以大將軍曹真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懿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太傅鍾繇卒六月卞夫人卒祔葬高陵省上庸郡遣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懿西犯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還十月令罪非殊死者聽贖各

有差十二月改葬母甄夫人於朝陽陵令公卿舉賢
良五年三月大司馬曹真宰相亮出師天水獻遣司
馬懿逆之亮引軍還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
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
中郎將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
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
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
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
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官者自如
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二月太尉華歆卒六年二月
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
徒九月獻詣摩陂作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十月殄
夷將軍田豫帥衆攻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
陳思王曹植卒後皇帝建興十一年獻青龍元年也
是歲正月邾之摩陂井中青龍見獻往觀之於是改
年爲青龍改摩陂爲龍陂三月詔公卿舉賢良篤行
之士各一人五月北海王蕤卒閏月改封宗室女非
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

六月洛陽宮鞠室火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

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

威比能內鎮步度根獻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

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

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到

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

子將千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

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

將軍秦朗將中軍擊之虜乃走漠北九月安定保塞

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懿遣將軍胡遵等

追破降之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

并州降朗還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

許晏首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

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

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時

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

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

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為之儉傳子曰時太原發冢

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

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塚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

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歿生偶與發冢

者會也

二年二月詔減鞭杖之制著於令四月大疫崇

華殿火詔有司以大牢告祠丕廟丞相亮相出師斜谷軍渭南獻遣司馬懿率兵拒之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使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魏氏

春秋曰亮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辱司馬懿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懿及軍吏以下乃止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敵壽春獻不聽曰昔光武遣兵縣據洛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敵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七月獻親治舟師東下權攻新城將軍張頴拒守力戰獻軍未至數百里權退議韶等亦退羣議以司馬懿方與西軍相持未解欲獻西還長安獻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已制之吾無憂矣遂進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遣使者犒勞合肥壽懿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十二月詔有司刪定

大辟減灰罪三年正月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復

置朔方郡郭夫人卒

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

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

后愛養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灰是時

獻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民失農時

直臣楊阜高堂隆等數切諫獻雖不聽常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于

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於列殿之

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

南附馬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

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

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

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蟾

除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

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

築閭闔諸門關外累恩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

諸將出征而帝盛典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

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

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

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

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

論之陛下天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

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

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

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

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

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於掖

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

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

得萬姓之權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

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

給况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

徐鴻曰
以高稚川

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舍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後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疾苦。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則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書通上。顧左

右曰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七月洛陽崇華殿火。八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月立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十月中山王袞卒。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員

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丈一尺。圍五丈八寸。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七。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之象馬。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于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郡柳谷有開石馬。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畱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形。曰金當取之。二漢晉春秋曰。氐池

卷二

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王珙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四年四月置崇文觀徵善

屬文者以充之五月司徒董昭卒肅慎氏獻楛矢六月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

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

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穿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郡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

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獄中使明朕意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十

二月司空陳羣卒五年正月山荏縣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獻改青

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魏書曰初曹丕即位以受禪於漢因循漢

正朔弗改。獻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
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卽位
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
中。卽將大夫博士議。卽千石八百石。博議議者。或不
同。獻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
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
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
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羣
藝。厥義章矣。其改之。服色尙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

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一用殷禮。改太和歷曰

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
郊祀迎氣。禘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
中氣蚤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六

月以尙書令陳矯爲司徒。尋卒。尙書左僕射衛臻爲

司空。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

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

本志曰。有司奏。武皇帝撥亂

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
作典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
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七月孫權遣將朱然等二

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初。權遣

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母丘儉

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南界。徵公孫淵淵發兵反。

儉進軍擊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儉引軍還。右北

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又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獻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歿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是日毛夫人卒葬於

愍陵十二月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即四縣置襄陽

南部都尉分襄陽郡之都葉縣屬義陽郡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

諸鐘簾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癸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

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

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甌使公卿羣僚皆負土

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

立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

因雷於霸城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

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歿故周昌比

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

沸湯往而不顧者誠謂時至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

野戰歿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

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

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

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

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

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

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

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

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

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

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十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因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至者奏收尋二年正月詔有詔勿問後為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大尉司馬懿帥眾討遼東

于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

日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為成禽耳獻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月以大中大夫韓暨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為司徒尋卒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龍亢山桑

浚虹

浚音胡交反虹音絳

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

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

國

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躡其上

非太

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無採

六月省漁陽

郡之狐奴縣復致安樂縣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

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擊斬注詣首司馬懿圍公孫

淵於襄平大破斬之傳首於洛陽海東諸郡平十一

月錄擊淵功太尉司馬懿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

獻議遣懿擊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

役費難供獻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

茅坤曰真可謂巨簡

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懿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懿還叡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十二月叡寢疾乃立皇后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復免以武衛將軍曹

爽代之

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

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入專權寵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昂錢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

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

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潘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

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疆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字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涕泣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

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

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

寵入獻疾飲水無驗於是殺馬三年正月大尉司馬
 懿還至河內獻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
 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
 恨懿頓首流涕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
 自力為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
 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大尉也辟邪馳去先是
 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
 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後得手筆疑京
 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詔齊秦二王以示
 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
 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
 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
 歿乃復可忍朕忍歿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
 下不見先帝屬即日獻卒于嘉福殿時年三十五葬
 臣以陛下平

高平陵

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
 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

茅坤曰洪
 纖不漏畢
 出生平

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許相質務絕浮華譖
 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
 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
 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舍垢藏疾容受直言
 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
 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
 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
 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而優禮
 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
 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甚至使
 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季漢世家卷二

終

季漢世家卷三

魏世家

曹芳字蘭卿曹叡無子養芳及秦王曹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來者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爲齊王後皇帝延熙二年叡之景初三年也正月叡病甚乃立爲太子是日嗣立明年改元爲正始大赦尊毛夫人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懿輔政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

臨試以示羣臣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

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時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滲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

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

杯而汗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

凡布垢盡火滅。絜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搜神記曰

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

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艸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

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

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

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

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

與石經。竝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

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東方朔神異經曰

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

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而不滅。中有鼠重

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

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

以為以太尉司馬懿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

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七月芳始親臨

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為

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

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

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

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

十二月正始元年二月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令孫資

爲左右光祿大夫四月車騎將軍黃權卒七月詔曰
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
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
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二年二月
芳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
配五月吳將全琮攻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
諸葛瑾步騭攻柵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司馬懿曰
柵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
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敵遠圍樊城不

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懿
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爲縻軍不能而任之此
爲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
月督諸軍南攻芳親送津陽城門外懿以南方暑溼
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
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
之夜遁追至三州口破之乃退六月以征東將軍王
凌爲車騎將軍三年正月東平王曹徽卒三月太尉
滿寵卒七月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四年正月始

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四月立甄氏為后大赦七月

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

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

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空王朗驃

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

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

典韋於其祖操廟庭十二月倭國女王婢彌呼遣使

奉獻五年二月遣大將軍曹爽率眾西寇五月講尚

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

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曹爽還八月秦王詢

卒復秦國為京兆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

黎縣以居之十月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祖廟裴松之曰

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

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

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

日磧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

祀韋而不及褚十二月司空崔林卒六年以驃騎將

軍趙儼為司空尋卒八月以太常高柔為司空以左
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為衛
將軍十一月以曹真等二十一人陪祀操廟庭十二

月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七年
 二月幽州刺史母丘儉討高句驪五月討濊貊皆破
 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八月詔曰屬到市
 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
 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
 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詔曰吾
 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
 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
 當期於通利聞乃撻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

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以

後明申勅之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

子於辟雍以顏淵配習鑿齒漢晉春秋日是年吳將

朱然入祖中斬獲數千祖中民
 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
 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
 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
 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
 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
 萬人陸鈔祖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
 襲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
 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
 以來常為中國忠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
 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
 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畷江北而繕治甲兵精其
 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

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飢，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亾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亾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分河

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九年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司徒衛臻各遜位以候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不受。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延熙十二年，芳嘉平元年也。正月，謁高平陵。太傅司馬懿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有司承旨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謂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尋以太傅司馬懿為丞相，固讓乃止。四月，改年丙子。太尉蔣濟卒。十二月，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二年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

軍十一月司空孫禮卒十二月東海王霖卒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三年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以征南將軍王昶爲征南大將軍是時聞太尉王凌謀廢芳立楚王曹彪太傅司馬懿東攻凌凌自殺六月彪賜死七月甄夫人卒葬于太清陵以司空司馬孚爲太尉太傅司馬懿卒以衛將軍司馬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驃騎將軍孫資卒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陪祀廟庭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懿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爲司空四年正月以撫軍大將軍司馬師爲大將軍二月立張氏爲后大赦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攻吳十二月吳將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昶等敗退五年五月吳將諸葛恪又圍合肥新城詔太傅司馬孚拒之是時漢偏將軍姜維亦出師圍狄道司馬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

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母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七月，恪攻新城，儉使張特拒守，恪不能克。

乃退還

魏畧曰：張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軍會母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已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嗣立。至於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六年二月，鎮東將軍母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

勝紀六年二月，鎮東將軍母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

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敵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怏怏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敵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

孫鑛曰一
時兩烈士
奇絕

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名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中書令李豐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將軍司馬師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尋覺諸所連及者皆被殺三月廢后張氏四月立王氏爲后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

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為

宜陽鄉君九月大將軍司馬師將謀廢立以聞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竝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

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于平樂觀

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所與文王小臣謀因其辭殺

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

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鷄青頭鷄者鴨也帝

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后使

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

于齊以避位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

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乃下令曰東海王霖

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

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曹髦字彥士丕之孫也父霖封東海定王正始五年

封髦鄉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後皇帝延熙十七

年曹芳嘉平六年也十月司馬師廢芳迎立髦至于
玄武館羣臣表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
羣臣又請以法駕迎髦不聽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
掖門南髦下輿將答拜儼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
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

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於太后其日嗣立羣臣陪位者欣欣焉髦神明爽雋德音宣朗罷朝司馬師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師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大赦改明年爲正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正元元年十月遣侍中持節分適郡國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二年正月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大將軍司馬師擊之車騎將軍郭淮卒閏月師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洛陽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師卒于許昌二月以衛將軍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三月立卞氏爲后四月封后父卞隆爲列侯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衛將

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漢大將軍姜維出師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髦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九月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

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更舉孝廉融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

遺腹子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之曰小同又說以其手文似玄故名姜維引大軍

還十一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亾或叛

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詔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洮西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

斂藏埋以慰存亾後皇帝延熙十九年髦之甘露元年也

以是歲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故改年為甘露

正月沛王霖卒二月髦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

荀顛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

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髦慕夏少康因問顛

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眾復禹之績

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

主可謂殊才異畧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

宗坤曰查
義爲暢

先。顛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典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於高祖。臣等以爲優。髦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高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亾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高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翊日講業既畢。顛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

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高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髦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渝亾。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

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
 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
 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於後髦曰吾學不博
 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
 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鐘
 會退論次馬四月賜大將軍司馬昭衮冕之服赤舄
 副馬髦視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
 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
 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日周易易之書
 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
 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
 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
 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于其中也
 髦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
 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髦又問曰孔子作象
 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
 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曰玄合象象於經
 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髦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

唐順之曰
 帝王文采
 如高貴鄉
 公者漢惟
 光武唐惟
 太宗而已

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髦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髦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髦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竝邪俊對曰聖人

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髦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髦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

聖思次及四嶽舉鯀髡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收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髡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收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子髡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子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髡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

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髦曰帝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髦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髦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至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

厚也

帝集載帝自叙始生禎祚曰昔帝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

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於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煴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煴之氣神之精也無蓄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弟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水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亾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丞嘗 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七月衛將軍胡遵卒漢大將軍姜維出師上却鄧艾拒

破之八月命大將軍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
假黃鉞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
太尉十月以司空鄭冲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
司空尋卒二年四月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
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
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以
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髦視學會命羣臣
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
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

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王者宜勅自今以後羣
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焉是月諸葛誕
不就徵起兵殺楊州刺史樂綝因赦淮南將吏士民
爲誕所誣誤者六月以吳降使孫壹爲侍中車騎將
軍假節交州牧封吳侯髦軍駐項司馬昭前臨淮浦
擊諸葛誕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
與俱行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三年二
月司馬昭陷壽春城殺諸葛誕三月詔以丘頭爲克
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五月大將軍司

馬昭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故前後九讓乃止六月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三十三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逆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至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修祭殿

曹公聞之嗟嘆良久下荆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為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論淮南之

功封爵刑賞各有差八月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

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

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

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

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温恭孝友帥禮

不惑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

行古禮焉是時諸郡龍數見于井中咸以為祥髦曰

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

茅坤曰祥得名理

兆也。乃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四年

六月司空王昶卒。七月陳留王峻卒。十月分新城郡

復置上庸郡。十一月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五年

四月大將軍司馬昭復進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五月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

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無後取死自出討之。經曰昔魯

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

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慮。不顧逆順之理。非一

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

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

髦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

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司馬昭。昭

為之備。髦遂帥近侍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

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

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劔眾欲退。太子舍

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

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昭

充之作為其
純嗣而女官區

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髦

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

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

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以王禮葬之時年

二十司馬昭歸罪成倅成濟斬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

陽西北三十里灑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

不自勝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

道鄉公璜嗣曹叡後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乃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

射之殪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

東將軍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

明日發至滎陽六月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

而不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

列奏

曹奐字景明曹操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

縣常道鄉公後皇帝景耀元年曹髦被弒司馬昭倡

議迎立奐六月甲寅至洛陽見郭太后是日嗣立於

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景元元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

差自曹芳以來政歸司馬氏百官仰成嗣主擁虛位

而已與承髦後愈益兢兢司馬昭以大將軍自爲相
國進爵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備物九錫詔加殊
禮昭三僞讓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尋卒十二
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二年七月樂浪外夷韓
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趙王幹卒三年四月遼
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
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
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十月漢大將軍姜維出師洮
陽昭遣鎮西將軍鄧艾拒於侯和維戰不利引軍退

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祖廟四年五月遣征西
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姜維雍州
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東西竝進又命鎮
西將軍鍾會由駱谷進九月太尉高柔卒十月立卞
氏爲后昭始爲相國進爵晉公十一月大赦鄧艾鍾
會兵各入蜀後帝詣艾降漢亾十二月以司徒鄭沖
爲太保分益州爲梁州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
半五年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
司徒郭夫人卒咸熙元年正月檻車徵鄧艾與詣長

公尊貴二公在惟亦
不敢專主蜀未必

安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特赦諸在益土者葬郭夫人三月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尙書左僕射荀顛爲司空昭進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五月昭議復五等爵改年追命司馬懿爲晉宣王司馬師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王之文殆述所作也

初自漢亾之

後吳人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吳兵

遁退八月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詔曰前逆

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

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

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

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

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

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

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

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

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輔爵關內侯起宣傳輔
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以衛將軍
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
大將軍尋復命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
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
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二年二月胸臆縣獲靈龜
以獻歸之于相國府以虎賁張修昔於成都馳馬至
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修弟倚爵關內侯吳
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昭服冕十有二旒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

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

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大赦八月相

國晉王司馬昭卒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

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

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

語云今當太平九月大赦司徒何曾爲晉丞相以驃

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

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閏月康居大宛獻

名馬歸于相國府十二月晉王炎篡魏廢魏主奐為

陳留王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魏世譜曰

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

此身三只二十日發清黃單衣黃帶赤履赤履王

沙典冊一省收前其日發清黃單衣黃帶赤履赤履

國晉王后黑服卒晉十六年炎篡魏廢魏主奐為

太子王太子王太子王太子王太子王太子王太子王

雲罕樂農人前始置車馬王太子王太子王太子王

季漢世家卷三 終



